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一

政術部二十 舉親 舉舊 舉讐 舉賤 自舉 遞相舉附 至公舉 失所舉 坐舉主

舉親一

原祁奚舉午 謝安舉玄 晉平公問國無尉其誰可祁奚曰午也可注午奚子也君子曰能舉善也立其子不爲比 晉以苻堅寇邊朝廷求文武將鎮禦北方謝安以兄子玄應舉郗超與玄不協曰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

臣願任子 姊不舉弟 呂氏春秋魏公

叔疾惠王問之公叔曰臣庶子鞅願任之國政若不用勿使出境王不應謂左右曰叔誶也後鞅果西入秦秦用之而強魏竟弱也　義縱少時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姊以醫幸王太后后問有兄弟欲為官乎曰有弟無行不可後拜中郎

唯善所在　雖親何傷　魏舒與魏戊同縣問成鱄曰吾與戊也同縣人以為黨乎成鱄曰夫衆無他唯善所在親踈一也仲尼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也

唯賢是求　雖親必舉　叔向曰祁奚內舉不失親

增該博　爽聰　冊府元龜曰蔣將明德宗朝為集賢學士子乂弱冠該博羣籍將明在集賢以兵亂之後圖籍淆雜乃白執政請令乂入院編次宰相張鎰署乂為集賢編錄纔逾一年於散亂中整緝二萬餘卷勒成部帙　又曰漢蘇恍逢吉父也恍為髙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公不以豚犬之微

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精神爽聰甚憐之擢爲賓佐

皆堪爲　不可用

涑水燕談曰曹侍中將鸞車駕親臨視之曰臣之子璪與瑋才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　合璧事類曰呂文穆蒙正致政居洛眞宗祀汾陰過洛丈穆迎謁回鑾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

惟在得賢　此非至公

冊府元龜曰高宗顯慶三年帝謂宰臣曰四海之廣惟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護避親知不能盡意甚爲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爲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才亦須依例進舉　貲治通鑑曰憲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與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士非至公之道也上曰誠如

卿言果得其人不以爲私冊府元龜曰狄仁傑爲內史子光嗣則天聖歷初爲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泚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　又曰韋貫之順宗永貞中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竟代爲監察御史不問仇黨毋避親故孔帖曰陸元方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名讓之對曰臣舉所知不暇問仇黨　金史曰章宗承安三年諭宰臣任才能雖資品未及亦具以聞毋避親故仁傑薦子光嗣渠牟稱甥盧綸上詳果得其人注　冊府元龜曰韋渠牟爲太府卿其甥盧綸爲檢校金部郎中渠牟數稱綸其才德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戶部郎中

舉親二

原內稱禮記儒有內稱不避親　內選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　增如而父言唐書云韋承慶辭鳳閣舍人后台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孝堪事朕以兄弟稱職如爾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　朕自用誂孔帖云蘇誂累轉給事中時蘇廷碩爲紫微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朕自用誂卿言非公也　無實才又云陸贄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　收採遺逸又云崔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採遺逸不以親故自嫌　宰相近屬又云韋巨源爲吏部尚書時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餘授皆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　可

任治人又云李石弟福太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劒南辟幕府崔鄲輔政引爲校理調藍田尉後石當國薦福可任治人由監察御史至户部郎中

以父表弟及弟居首合璧事類云程顥爲御史神宗嘗使推擇人材顥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居首

舉親三

增詔唐開元二十九年詔曰朕所求才待之若渴既旌於巖穴亦賁於丘園片善必收冀無遺逸然士人藏器衆何以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任謝玄良史書之咸以爲美賢彦之士何代無

人寧恨嫌疑致有拘忌其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標節行通閑政理據資歷堪充刺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

舉舊一

原選於舊　楚君之舉也外姓選於舊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死晉侯

舉其偏　問祁奚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君子曰舉其偏不爲黨注赤職子也偏黨也

多用鄉里皆受本國　魏許允爲吏部多用鄉里人告黨與文帝收之允對曰古人云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試察有不勝任者臣當受罪帝決察允所用皆當職乃釋允更賜衣服　傅嘏字蘭石爲河南

尹河南俗黨五百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異邦者蝦各舉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覈之

多擢宿舊　不用鄉親　魏何晏遷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杜錫為吏部郎不敢用鄉親一人

始以故知　終因德進　棄舊不仁

得賢有賞　刈錯薪之楚且得賢良　拔連茹之茅不遺故舊

舉舊二

原舉舊人子　朱暉字文秀與陳揖交善揖早亡後司徒桓虞辟名暉子駢暉乃薦揖子友代之

增與相識　冊府元龜曰崔祐甫建中初為相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數十人帝嘗謂曰有人

謗卿所除擬官皆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庶官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相識方可粗諳若平生未曾相見即無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帝亦以為然

舉讐一

原不避怨　乃就讐　禮記儒有外舉不避怨　魏吉茂兄廣為鍾繇所絕伏法茂怨怒繇不哭至歲終繇舉茂茂才議者以為茂必不就乃就之時人或以茂為畏繇或以茂為髦丘者也

解狐得舉　叔向豈遺　稱其讐不為諂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注謂稱解狐君子曰解狐得舉　傳外舉不避讐詳薦舉

害公非忠　敗國非人　以私害公非忠也私怨也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王生舉柳朔　喬玄

薦陳球 傳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後舉朔為柏人宰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下詳薦舉

解狐舉伯柳　咎犯薦子羔 韓子曰趙簡主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荊伯柳主曰非子之讐乎曰舉賢不避仇讐也 說苑晉文侯問咎犯誰可為西河守曰虞子羔云云君問為守非問臣仇子羔詣謝犯曰薦公也不以私事害公議子去之吾當射子矣注射引引迎而射之

名辱已者為中尉 韓信為楚王名辱已之少年令出跨下者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就此

舉毀已子為孝廉 樂恢字伯奇同郡楊政數衆毀恢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

惡而知美　私不害公　豈宜報怨　安可妨公　公必滅私　憎而

知善　宜取節於葑菲　豈失賢於睚眦　小白用管仲是捨射鉤之讐　重耳見寺人豈念斬袪之罪　增慕祁奚　擢鄭褎吳志云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嘗畏欽害已而欽稱其善孫權曰君欲慕祁奚耶欽曰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有膽畧不敢挾私恨以蔽賢能　孔帖云鄭畋右丞鄭薰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鄭褎者薰子也畋秉政擢鄭褎為給事中

舉讐二

增素不相能史記云蕭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何曰知臣莫如主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所不與公有如此觴

孔帖云劉仁軌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刻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

是子堅正 唐書韋温傳云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為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

舉賤一

原任草萊 **進寒素** 王蘊為吏部郎曰欲使時無屈滯先任草萊 晉起居注王戎領吏部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虛名

舉小吏 **升家臣** 上見周禮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注薦家臣於公與已同為大夫

引薦白屋 **對揚紫庭** 趙武 劉琨表並詳薦舉

執技事上 **取盜為臣** 禮記凡執技以事上

者不二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謂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也　孔子曰管仲取盜二人上以為公臣曰具所與游僻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用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取官於大夫遷之　管庫之士

牛醫之子　趙文子舉管庫小吏以為士大夫詳薦舉　黃憲字叔度牛醫之子後舉孝廉又辟公府

王侯無種　醴泉無源　王侯將相豈有種乎醴泉無源芝草無根　揚側陋　出淹滯　將致非常之才　宜從不次之舉　將欲搜以賢良　豈可遺於側陋　唯賢是舉雖賤何傷唯善是求何賤之有　淮陰餓隸才能佐漢　渭濱賤老道可匡周　楚君舉善用仲爽於申浮　漢主使

能擢弘羊於賈豎　增不遺微陋　勿拘資歷　歐陽詹書云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才器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元年敕士流之內有懷才抱器碩學殊能者委中書門下搜訪任使勿拘門第資歷

舉賤二

增判唐白居易對貢市井之子判曰惟賢是求何賤之有況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誠有惡於稗販諒難捨於茂異揀金於沙石豈爲類賤而不收

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况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自限中州有據省詰非宜

自舉一 遞相舉附

原兼文武 比管樂 漢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至平陽名史令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任所設施 諸葛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唯崔州平徐元直信然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

文史足用 盜賊請治 東方朔自舉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身長九尺五

寸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云云可以備天子之大臣　張敞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自治之徵拜膠東相盜賊並解散

願守長安令　請授東郡守　漢馮野王字君卿十八上書願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欲用丞相以為不可　耿純字伯山請曰臣本吏家子孫遭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畧定無所用志願試守一郡盡力以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耶授東郡太守

增投牒　詣闕　資治通鑑曰封常清年二十未有名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傔從三十餘人衣褠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曰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公具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竄名傔中　冊府元龜曰肅宗即位於靈武詔有直言極諫才能牧宰文詞博達武藝絕倫孝弟力田沉淪草澤委

所在長官奏薦詣
闕自陳者亦聽

獻文 投狀

孔帖曰舒元輿自負才藝過人銳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文宗得書高其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　合璧字類曰景德三年龍圖待制陳彭年奏應弘詞拔萃科明經人許投狀自薦

自鬻 上謁

漢書曰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　合璧事類曰光武過潁陳王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

候門 上書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候門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悅之名門吏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洒地白汗交流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

袱僕使得為君高鳴乎　孔帖曰貟半千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資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莩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嘗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肝露膽乎

哭臨車

備藥籠　上詳候門注　唐書曰元行沖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貯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病門下之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負鼎俎

給厮養　漢書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又曰路溫舒遷右扶風丞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厮養

金躍冶

錐出囊　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莫邪大冶以為不祥之金　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食客文武具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

以滿有毛遂者前自贊曰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生未有所聞也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當加顯擢　緣無紹介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五年詔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總管刺史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已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　又曰開元二年制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緣無介紹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

軍謀出衆　武藝絕倫 冊府元龜曰天寶十三載詔有博通墳典洞曉元經清白著聞詞藻宏麗軍謀出衆武藝絕倫者任自舉　下詳詣闕注

遞相舉　原提衡 張湯杜周相為提衡　魏其侯與灌

引重 夫二人相引重注云引重相推薦

互舉　相薦 漢何武舉左將軍公孫祿可輔政祿亦舉武有司劾奏互相稱舉皆免　賈捐之字君房與長安令

楊興字君蘭相善捐之薦興可試守京兆楊興亦云我若得見言君房石顯奏捐之興懷詐吏相舉薦請論如律捐之棄市

竇章馬融　田仁任安

後漢竇章字伯向好學與馬融崔瑗更相推舉　漢武詔擇衛將軍舍人為郎將趙禹為選得田仁任安二人賢將軍不得已上之問能畧田仁曰提枹鼓立軍門使士樂死仁不及任安任安曰決嫌疑定是非辯官治使百姓無怨安不及田仁帝曰善

自舉二　遞相舉附

增請從隗始

戰國策云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吾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誠得賢士以共圖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請從隗始

述作企揚雄

枚臯

孔帖云杜甫自言先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逮父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頼緒業自七歲屬

詞且四十年若令臣執先臣故事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而沉欝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必用臣要及其時

又云張嘉貞天子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帝曰第往行名卿

可與漢唐諸生並驅

歸田錄云夏英公以父沒王事授丹陽主簿上書乞應制舉曰若陛下以枕流漱石為達則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為材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駘背為德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則臣生不綿歷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生並驅較其先後

毋得自舉

玉海云慶歷六年詔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

遞相舉方進薦宣

漢書云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

結之方進竟代宣為丞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職

自舉三

增書唐韓愈為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廏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

至公舉一

原恐知 恨謝 孔光有所薦舉惟恐人知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不復為通

絕書屬 非遷次 後漢史弼字公謙為河東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先勑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弼大怒捶生數百付獄拷殺之 毛玠字孝先典選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念玠曰老臣以能守職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也

不失舉 不受謝 左雄薦馮直直以贓罪劾雄雄曰吾不失舉矣 晉紀羊祜字叔子每舉人未嘗知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豈人臣之節

不薦門人 不托邑子 孔光魯恭事詳師 尹翁歸字子況為東海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托邑子終日竟不言去後謂邑子曰此

賢將不可干以私

無有親疎 公言得失

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疎一也詳失所舉

增必正色 不識面

問奇類林曰宋李昉為相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用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 記纂淵海曰韓魏公喜之其人亦不知所薦

本無私 必以公

孔帖曰劉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鍠為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 問奇類林曰范純仁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

韓厥戮僕 郗詵劾洪

國語曰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問奇類林曰晉崔洪為左丞薦郗詵以自代後詵劾奏洪曰唯官是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

獨薦處厚 同舉程頤

孔帖云韋表微翰林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 記纂淵海云呂正獻公與温公同舉程頤乞特加名命拜崇正殿說書

不以吏部 豈識臺官

冊府元龜曰吉項為吏部侍郎陸象先本名景初為揚州參軍秩滿調還項擢授洛陽尉時象先父元方亦為吏部固辭不敢當項曰為官擇人至公之道景初才望高雅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 東軒筆錄曰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

玉不韜輝 蘭無沈馨

唐呂温房玄齡贊曰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

至公舉二

增安得十女壻

山堂肆考曰晉劉弘都督荆州表牙門將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女壻夏侯陟弘下教曰治一國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因表皮初之勲宜見酬荅詔聽之

不求人知

問奇類林云宋王曽在中書當謂大臣報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

政府無書

又云司馬温公薦劉元城充館職謂公曰知所相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温公曰非也光居閑足下時即問訊不絶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失所舉一

原敗國　削户

傳蔿賈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漢張勃舉陳湯湯父

死不奔喪坐勃失舉削户

免冠 席藁 宋弘薦桓譚君山為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好其繁聲弘聞名譚責之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欣悅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 史記應侯任鄭安平為將擊趙為趙所困遂以二萬降趙雎席藁請罪

貌取 面欺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宰予言語之科而不仁澹臺滅明字子羽貌寢而賢 孔融薦禰衡表云人不易知受面欺之罪

王稽不上計 陳湯不奔喪 范雎舉王稽為河東守三年不上計坐誅雎日不懌 下詳上

雖入貢於鹿鳴 宜奉身於鷁退 既貌取而失人 何面欺而逃責 徒多推士之名 終乏知人之鑒 茍於人而聽

言　則舉事而失德　擇善得人必聞有賞　非才而舉安可無辜　始聽言而信行汝得人焉　及論事而稽功予所否者　增以疾罷　以貪敗冊府元龜曰張涉為國子博士太子侍讀與喬琳友善及德宗嗣位多以政事訪涉涉戚稱琳可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材年高有耳疾帝每有顧問對答失次居相位凡八十餘日罷知政事　孔帖曰趙璟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陳殷最璟自言薦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

失所舉二

原稱非其人周書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注言是爾不稱其任也　好善不擇叔孫

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謂用豎牛

知非其人

陳寔字仲弓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白太守此人不宜用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免塵明德從之人怪寔失舉寔終不言

有屬顯言

魏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輒顯其言用之後有得失則公議舉者百僚由是慎其所舉也

增濫進

孔帖云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苟濫進虜及知人不擇與者之賢而擇所舉之不濫不可得已

據罪抵刑

陸贄奏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賄賂不得實才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服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

過則棄

孔帖云李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賦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用人知則用過則棄此謂之至公

坐舉主一

增文獻通考曰東漢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杜氏通典曰順帝陽嘉元年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　又曰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麤寧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

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　冊府元龜曰肅宗上元二十年敕書每除京官五品以上正員清望官及郎中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仍具録行能聞奏觀其所舉以行殿最　又曰代宗大歴元年詔許吏部選人自相舉如任官有犯坐舉主從吏部侍郎王延昌所請　續文獻通考曰明永樂九年吏部尚書蹇義上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必須得人宜令在内文職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堪

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舉主連坐上是其言命速行之　又曰正統二年楊士竒等上疏言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宣宗令大臣保舉得人遂多昔唐太宗命京官舉郡守縣令後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為謗語伏望聖斷仍遵先帝勅旨行但所舉人後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狥私諂從其議　又曰正德十一年令有司歷任二年之上果有政績卓異方

許撫按薦舉贓濫連坐

坐舉主二

原雅拜　狂言　漢司隷何武舉方正見盤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虛偽坐左遷楚內史　華陰丞嘉言朱雲兼資文武可試守御史大夫匡衡以為大臣國家股肱明主慎擇嘉小生狂言妄相舉薦嘉竟坐

貶秩　治罪　嚴延年察獄吏廉會其吏有贓不入身坐舉不實貶秩笑曰後無復有舉人者　丞相參軍宋挺盜官布六百匹正刑棄市遇赦充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司直劉隗守大連劾抗請治罪

坐免　自殺　後漢王丹字仲回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舉者犯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丹名曰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設之相待如舊　池陽令舉廉吏王昱於薛宣未召昱妻受因家錢昱貿不

知後人言之是慚自殺宣乃旌其柩也

增罰金　奪俸

杜氏通典曰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準舉人之罰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　孔帖曰于公異不能事後母仕不歸省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

免官　謫戍

孔帖曰不實免王丹之官　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六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初立法甚嚴每舉者至京上親校閲不稱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謫戍者

虧典　納賂

冊府元龜曰孟簡為山東道觀察使憲宗元和十四年御史奏簡舉均州鄖鄉縣鎮遏兵馬使趙潔充本縣令有虧典刑勑罰一月俸料　又曰李肇李翺並為中書舍人文宗太和三年貶肇為將作監翺為少府少監以柏耆納賂

賜死輦與翺同薦柏耆故也

連坐　悔舉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內有嘗佐藩郡及歷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幕職令錄一人不必以親為避他日有所犯不如舉狀連坐之　續文獻通考曰理宗紹定元年梁成大乞申嚴薦舉法廉吏犯入已贓者許舉主悔舉從之

削户

黜階

上詳前失所舉一　杜氏通典曰後魏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强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表以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黜一階

充刺史　任縣令

冊府元龜曰開元二十九年詔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有才術異能堪充刺史縣令者任以名薦其畢官所舉人聽於所由長官處通狀一時錄奏其考試通人任用之後如有虧犯典憲名實不相副者所舉之人與其同罰如政績著聞終始廉謹為衆所知者其所舉人與其同賞　又曰元和二年制曰江淮大縣每

歲據闕委三省御史臺諸司長官節度觀察使各舉堪任縣令有能否與元舉人同賞罰

殺柳昇

流子諒 冊府元龜曰天寶三載長安縣令柳昇坐贓於朝堂杖殺昇為韓朝宗所薦坐舉人不直制貶吳興郡別駕貧外　孔帖曰張九齡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牛仙客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瀼州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

有不職 無可採 孔帖曰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等人試問所業無所採乃悉退去詔劾本部官濫舉之罪

條察李詠

覆視僧孺 冊府元龜曰唐韓朝宗為荆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鄧州南陽縣令李詠擅興賦役貶為康州都城縣尉詠之為令也朝宗所薦乃貶為洪州刺史　孔帖曰裴垍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

罷學士

不如所舉 當循此法 續文獻通考曰景定四年詔令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如所舉則連坐之制宜在必行 又曰洪熙元年上諭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令當循此法

坐舉主三

增不實免官 孔帖云薛登疏曰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消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 **必罰** 又云繆舉必行其罰 **連坐法非** 山堂考索云宋朝自祖宗以來有薦舉除授之目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

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

舉主自首　文獻通考云太宗端拱四年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犯贓　續文獻通考曰明景泰三年詔各處見任官員果有才行政事優長拘於資格屈在下僚者並聽在內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正官薦舉進京所舉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取士弗當刊文有差　又云孝宗弘治四年令考官不能勝任而取士弗當刊文有差連舉主坐罪

坐舉主四

增詔唐貞觀十八年詔曰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求

布政之方莫若薦賢之典元凱就列仄微可以立帝功管隰爲臣中人可以成覇業是以去夏變動翰墨披露丹府疇咨海内尺木既樹思覩遊霧之羣雲羅宏張佇降翔庭之翼而諸州所舉十一人朕載懐仄席引入内殿明訪政道相顧結舌豈可飾丹漆於朽質假風雲於決起者哉宜並放還各從本色其舉主以舉非其人罪論

增策唐田備對請行賞罰以勸舉賢策曰頃者德宗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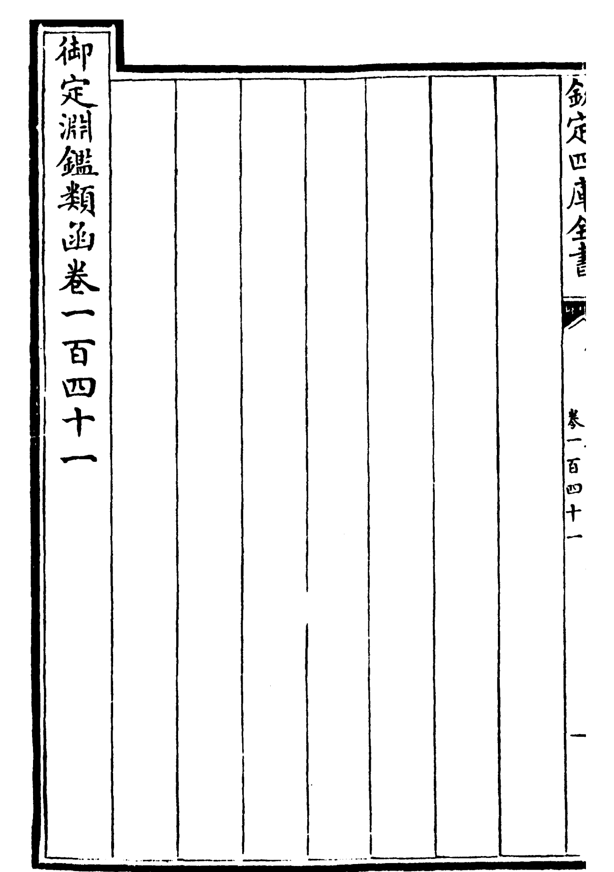
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開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之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遺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才授以大小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課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

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輪轅以相承俾夫

草靡風行達於天下則天下之耳盡為陛下聽天下之

目盡為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

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二至一百四十四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錄監生臣高應龍

謄錄監生臣宋允辰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二

政術部二十一 奉使 招撫 廢命附

奉使一

原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初學記曰魏武選舉令曰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案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

客則受其幣聽其辭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𡟤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周禮註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𡟤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又唐賈公彦疏曰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風俗通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藏秘室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日夜千里為程又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任

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此奉使之事也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註行李行人也行人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註曰行人掌使之官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一曰報命亦曰歸報　增冊府元龜曰周官小行人之職達六節辨五物以周知天下之故其往也賦皇華以遣之其還也歌四牡以勞之蓋所以重宣命之寄慰于役之勤斯古道也得非王者居九重之深御四海之廣慮下情之未達懼一物之失所由是慎擇其人俾專厥任

若乃察謡俗采方言賑恤孤窮興舉孝秀辨庶士之淑慝平羣盜之傲擾至有乾文謫見天灾流行或推賜租之恩或舉申捄之典斯皆因時立制以裨政治者也合璧事類曰行人之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春秋列國亦多有之漢唐以來有巡行之博士直指之繡衣觀風之八使案察之六條皆所以宣導德意延問疾苦究吏治之得失視風俗之厚薄其歸一也宋熈寧中嘗遣使察訪紹聖中詔三歲一遣郎中御

史按諸路監司　嘉祐集曰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令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如縣令差役必均而已矣

奉使二　招撫　廢命附

原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曰四牡騑騑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謹案此是文王為西伯使臣往來中國知其勤苦而勞來也）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公孫歸

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杜預註曰歸父襄仲子也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適謂子惡齊外甥也襄仲殺之而立宣公除地為壇而張帷也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于君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

退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又曰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

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

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

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

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寡君有信臣

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公羊傳曰禮大

夫受命不受辭出境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何休註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不受辭也　穀梁

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

齊齊人使禿者迓禿者眇者迓眇者跛者迓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齊晏子短使楚楚為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韓詩外傳曰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

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黿鱣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以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

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鳬好北犬於是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鳬文侯悅曰擊愛我哉乃復太子擊故曰倉唐一使文侯為慈父擊為孝子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于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劒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

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説佗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　漢書高帝紀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于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增又曰文帝後二年詔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以諭朕意於單于　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是時卭筰之君長聞南

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願為内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秦時常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仍復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

漢書樓護傳曰護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

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文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孫晧謂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　又曰張儼使晉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礪鋒鍔思不辱命也　費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對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

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晉紀云吳使陟瑒如魏晉文王饗之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 方言曰遣輶軒使者採絶代方言 華覈表云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糺察黜陟為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則在人之畏威結

舌未肯言人短也　增晉書曰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以假道通表建康李雄許之謂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强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仇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慙曰我之祖考本以晉臣為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亦當率衆輔之厚為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冊府元龜曰劉晏肅宗寶應二年吐蕃犯長安既平帝命晏充度支轉運等使如上都宣慰百姓以晏

舊京尹觀者如堵旣宣恩煦無不忭𦔮　又曰賀若察代宗大歴四年為給事中察自潁州使還賜帛五十疋先是潁州刺史李岵以暴政專殺帝命驗其事察復奏稱旨　又曰裴度元和中為司封郎中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為留後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僣侈之後視事齋閤尤加弘敞惡之乃治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為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　又曰元稹為監察御史憲宗元和四年奉使東蜀

劾奏故劒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籍沒塗山甫等八十
八戶　經濟類編曰晉王存勗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
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罪遣李承勲往用鄰藩通使之
禮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承勲曰燕王自可臣
其境內豈可臣他國之使守光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
臣我乎承勲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
而已守光不能屈　册府元龜曰後唐伊廣襟情灑落
善占對及為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

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　又曰郭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武皇時為典謁奉使鳳翔稱旨　言行録曰范文正公歲大蝗旱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因貧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　增招撫册府元龜曰孔巢父建中末為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悦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愧悚喜忭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　又曰李鄘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為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

不懾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鄜鄜直抵其軍召將士傳
朝旨陳禍福脫監軍桎梏兇黨不敢犯　又曰關播為
都官員外郎時湖南山洞中王國良聚衆為盜令播往
宣諭之使回改兵部員外郎　又曰李大亮為散騎侍
郎時樊鄧未平因遣大亮安集之所下者四城拜安州
刺史　又曰宋慶禮為大理評事充嶺南採訪使時崖
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
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

安堵遂置鎮兵五千人　又曰栢耆為右拾遺元和十五年鎮州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令鄭覃宣慰軍人齎錢未至浩浩騰口穆宗詔耆往諭旨衆心乃安　增廢命冊府元龜曰漢郭允明為翰林茶酒使乾祐元年命允明宣賜荆南高保融旌節官誥允明出自羣小舉動驕縱令本司官健荷御酒數十瓮至諸宮每保融宴席之際惟厲聲索御酒自飲　又曰周金彦英為尚輦奉御使高麗稱臣於夷王恭帝顯德

六年決杖一百配流商州

奉使三 招撫 廢命附 采風謠 案姦慝 幷入

原天節 皇華 韓陽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即使中正 下詳奉使二 執圭 持斧 禮記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漢書曰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拜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埋輪 攬轡 司馬彪續漢書曰漢安帝元年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多知唯張綱年少官最微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書奏御京師震悚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

澄清天下之志

獻節　張旌

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代晉襄仲辭馬對曰寡君得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而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蜀志曰陳震字孝起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賀孫權踐祚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載好日新其事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即日張旌語衆各自約誓國有典刑懼或有違幸必斯誨示其所宜

謁關　移候

儀禮曰使者及境張旜誓乃謁關人鄭玄註曰謁告也下辞上註

展幣　襲圭

儀禮曰使者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賓入門左公再拜賓避不答拜　又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賓襲執圭鄭玄註曰執圭盛禮也又畫飾為相致敬也

河源　海上

史記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云云　又曰天子巡邊至朔方使郭吉

告單于單于怒還吉北海上

赤帷白蓋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使車五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道五百消弩十二人又曰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從騶騎四十人

奉璧拭圭　史記趙惠文王時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和氏璧藺相如奉璧入秦　儀禮曰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坐拭圭鄭玄註賓使者拭清之也

遺鴻獻鵠　魯連子曰展無所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涵而浴鴻鴻失其喪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　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侯無擇行道失之獻空籠曰非無錢以買鵠惡輕易其幣

受命從宜　儀禮曰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　禮記曰使從宜禮從俗

受圭還玉　儀禮曰使者受圭垂繅以命　又曰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南立

飲

冰　冒霧　莊子沈諸梁曰吾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吾其內熱歟　朝冒霧露晝被塵埃

銜命　奉辭　銜君命而使奉辭復命

勤王　招士　祇役勤王　漢武使博士循行天下舉獨行君子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註士有異行須特招也

星飛斗

風入律　漢書曰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匈奴單于雕陶莫皋死遣中郎將楊興使匈奴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來獻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我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適四方　達

六節　禮記大夫七十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行役以婦人　周禮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奉君事

徵師役 擇任而往恭爾君事敬無廢命有徵事奉使四方徵師役也

舉張禄

薦不疑 鄭安平操范雎亡匿奉使謁者王稽至魏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禄先生欲見君其人有仇不敢晝見乃夜見之稽遂載入秦卒為秦相 暴勝之為直指使至渤海聞雋不疑賢遣使請不疑相見薦詣公車拜青州刺史

輕幣益敬

成禮加敏 于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相季武子以禮故也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敏審于事

承命不忘

選使宜重 叔向曰薳罷有後于楚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溫嶠守太真上疏曰選使宜重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

觀採風謠

圖畫聚落 後漢和帝分遣使者各至諸郡觀採其風謠 後漢李恂拜侍

御史持節使幽州慰撫北狄所過皆圖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奏之　行人之官　輶軒之使漢書縱横家者流葢出於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尚詐諼而棄其信　君子于役　使者旁午漢書使者旁午謂一縱一横也葢使者縱横也　受命不宿於家　既殯而造於朝禮記凡為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君使也　大夫聘未至而卒則既殯而造于朝註介將事也　軺車　驛騎　朝受命　夕引道　載馳載驅　不日不月　周官行人　漢儀使者　奉茲星使　採彼風謠　勤宣帝命　敷求人瘼　悚惕奉公　咨諏問政　省問風俗　圖寫

山川 夏為大暑暴炙 冬為風寒偃薄 周適四方

巡行風俗 漢分八使觀採方言 增愜旨 合意 冊府元龜曰房式憲宗時為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真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李吉甫薦式為給事中將命于河朔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 又曰裴度為御史中丞元和十年自淮西行營宣慰還言軍事多合帝意

三歲 上詳奉使一

八事 合璧事類 楊時集曰周憲之宣和二年淮南荒旱詔公察視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上皇一一開允

六條 五術 冊府元龜曰孫伏伽為大理卿貞觀十二年太宗遣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以澄清為務多所貶黜舉奏 又曰陸贄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察風俗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

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取舍

分繻　送節

沈約詩曰資幣分繻出帝京　杜甫詩曰傳辭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酬良馬　賜襲衣

冊府元龜曰崔敦禮檢校右驍衛長史武德九年令敦禮往幽州召廬陵王李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以京師消息敦禮竟無屈撓及瑗誅太宗壯之酬以良馬　又曰王峻為樞密使廣順三年正月太祖御便殿顧謂侍臣曰河隄決壞大興功役宜得幹才往彼規畫峻對曰典作事大臣欲自往區分及辭賜襲衣金帶綵絹

獨不辭　無不通

又曰袁滋為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西川韋皐始通西南夷蠻長異牟尋貢琛請吏朝廷方選郎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邊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深嘉之以本官兼中丞持節入南詔使遂擢為諫議大夫　又曰晉聶廷祚為太子賓客善揣人情多有才藝飲博諸戲無所不通累奉使杭越及判湖藩鎮侯王見者愛之

震威武　問疾苦人曰李靖授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俗即率兵南巡延視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遠近歡服　又曰太宗貞觀三年五月旱令中書舍人杜正倫崔敦禮守給事中尹文憲張元素等往關內諸州分道撫慰問人疾苦見禁囚徒量事斷決人有冤枉不能自申者隨狀理之

封千戶　命四臣史記曰高帝使劉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擊此必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上怒械繫敬往而厄于白登還至廣武赦敬封千戶號建信君　宋史曰歐陽脩還翰林學士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

辭致館　吉釁鍾左傳曰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

知禮哉　經濟類編曰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卜之謂何曰吉楚人曰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我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是吾所謂吉也使者以報楚王赦之

廉察民之　宣揚朝化　冊府元龜曰裴寂為右僕射高祖武德元年詔巡京城以西詣彼閭閻見其耆老觀其風俗廉察吏民之絶之徒量加賑給如有寃滯並為申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帛　又曰皇甫無逸武德初為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政刑未治長吏贓汙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

言遼可平　知蜀可取　又曰賈言忠為侍御史高宗乾封中裨將薛仁貴既降扶餘川遂沿海略地與行軍總管李勣大軍相會時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帝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之狀　人曰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王衍失

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

盡一時選　繼二邦好

資治通鑑曰魏遣常侍李諧聘梁至建康武帝引見與語應對如流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昨南北通和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　合璧事類除賈蒙制曰繼好二邦奉辭萬里副車之任選亦不輕

長跪而謝　厚禮而遣

戰國策曰安陵君使唐雎使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唐雎曰安陵君受地于先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

晉書曰涼州張駿遣參軍王騭聘于趙趙王曜謂之曰貴州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

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隱曰齊桓貫澤之盟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凌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鄜州乎曜曰此凉州君子也厚禮而遣之

蒙遜起拜　彥通懟謝

經濟類編曰魏李順奉使至凉凉主蒙遜遣揚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凌侮天使魂魄逝矣何用見之蒙遜乃起拜　入曰後周馬希蕚之帥羣蠻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溆州蠻酋符彥通所掠彥通富強稱王于溪洞間王達既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責之曰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懟執虔朗手謝之即日去王號

招撫諭劉濟　撫

庭湊冊府元龜曰唐溫造河內人德宗建中中為張建封所禮時李希烈用兵四邦多所陷沒德宗患之以劉濟方推忠誠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往諭之乃署造節度參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願效死節　唐書曰韓愈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愈宣撫愈至庭湊嚴兵迓之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即無事矣

饒州　擒二百餘人　下三十

冊府元龜曰淮安王神通武德四年竇建德刺史王羨求降神通為使者慰撫山東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定　又曰契苾何力為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九年以何力為鐵勒道安撫大使乃揀精騎五百馳入謂曰國家知汝被詿誤遂有翻動汝等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則已諸

姓大喜共擒偽莊護及設特勅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誅之

關中羣盜皆下 嶺南首領盡降 又曰殷嶠初為太宗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結令嶠招慰之所至皆下 又曰李嶠為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嘉之

原廢命失辭 違命 行人失辭失禮違命

樂祁不敬 公子失禮 樂祁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

乃執之晉執之也 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上之辭也 註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上

不能專對 所在停留 論語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後漢李郃為漢中戶曹吏時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郃諫太守憲危亡可

侍勿與交通不聽遂自請行許之所在停留以觀變至扶風憲就國自殺友黨悉誅與交通者免官惟漢中守不預

廢職 棄命 棄事不忠 廢命非敬 既辱君命 是速爾尤 臣節無失寧忿解揚之忠 君命不恭宜及樂祁之責 增舞蹈 酣飲冊府元龜曰後唐烏昭遇為供奉官天成初使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目錢鏐為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 又曰李仁矩為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奉使東川董璋張宴以召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宴日既中而不至大為璋所詬 與其爭禮 莫能措言又曰唐高表仁太宗時為新州刺史貞觀十一年倭國使至太宗遣表仁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表仁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 又曰羅讓寶歷中

為吏部郎中充滄州宣慰使是時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竊主兵事朝廷命讓等宣慰蓋欲示以威信與其革心而讓等至滄州莫能措一言授以書詔而歸

奉使四 招撫 廢命附

增六轡如濡詩云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原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周禮大行人職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玄注曰此二事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以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也慝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慝行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鄭玄註曰此王使臣于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

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鄭玄註云贊助也

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鄭玄註曰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災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疏曰按宗伯云以禬禮哀圍敗此災亦云禬者同是會合財貨救災亦稱禬也

增 英蕩

周禮云地官掌節皆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原 入國問俗

曲禮鄭玄注曰謂所行所惡也國城中也

聞喪徐行

公羊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有疾也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況病乎何休注曰聞父母之喪不忍疾行為君當使人追代已以喪諭疾者喪尚不反況于疾也

增 聘魯晉

左傳云吳王使延陵季子聘于魯晉諸國以觀諸侯

原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云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嬰習辭者吾欲辱

之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為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辯于辭習于禮

說苑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子蓋北方之辯于辭習于禮者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感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展喜犒師

左傳齊孝公伐我北鄙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下惠見齊侯解兵

說苑昔齊起兵攻魯魯患之柳下惠見齊侯齊侯曰魯君懼乎曰不懼齊侯忿然怒曰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

者以其先人出周南門刲羊相約曰自後子孫敢有闘攻者令其罪若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

見犀而行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也見犀而行杜預注曰犀申舟子也以子託王以必死

見涸而行 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使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其宰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乃見其子涸而行

人事之患 陰陽之患 葉公諸梁使齊問孔子曰王使諸梁甚重齊待使者甚敬事不成當有人事之患事成必有陰陽之患注云人患雖去喜懼戰于心固以結冰炭于五臟矣

提振綱紀 提舉國章 叔孫如晉必葺其牆屋

左傳云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公孫婼言使人也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杜預注曰葺補治也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也

棄疾如晉禁芻牧採樵

春秋云楚公子棄疾如晉鄭伯勞之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王禁芻牧樵採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強匄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

孔子適齊

孔叢子云孔子適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挺刃交兵陳說其間

家語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貢進曰願使齊楚合戰于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

史

黶使簡子按兵 說苑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黶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黶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遽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不動

獻空籠 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郭門飛其鵠揭空籠往曰臣過上水不忍鵠之渴飲之遂飛去欲買代之是欺吾王也云云楚王曰善哉得子言倍于鵠矣

淳于到楚 說苑曰齊使淳于髡到楚髡形體短小楚王薄賤之曰齊無人也而使子來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劍欲斬無狀王王曰吾戲子耳即與髡共飲

公孫觀秦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使公孫弘西觀秦見昭王王曰薛地大小幾何對曰百里王笑曰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可乎弘對曰孟嘗君好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如此者三人可為管商之師能致主伯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

謝曰容何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

賜裝千金 漢書陸賈傳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大悅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陸賈使南越 史記孝文元年召陸賈使南越讓尉佗自立之意佗甚恐為謝自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

持節至匈奴 三輔故事婁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節往匈奴庭與其主約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之然後還

視河決 漢鄭莊上使視河決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莊行千里不齎糧

相如使南夷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天子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使略定西夷卭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還報天子天子大

悦

縣令負弩先驅 又司馬相如為中郎將乘傳因巴蜀吏幣以賂西南夷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前驅蜀人以為寵也

發倉粟賑貧民 又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上賢而釋之

捕羣盜活萬人 漢書外戚傳王賀字公孺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黨與及吏畏愞逗留當坐者賀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持節歸南陽 東觀漢記郭丹從師于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風舉龍堆 班固曰今朝廷昭明海內寧靜空令朱輪之使風舉

龍堆之表

循行風俗　後漢書周舉傳順帝時詔遣八使循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使輒收舉于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于是奏劾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循行州郡　李郃別傳郃居漢中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觀風俗皆微服單行使者二人到益州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焉時日暮露坐為出酒與啖公仰視星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而相視問公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郡

守令望風解印　續漢書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知為清詔使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枉屈麟鸞奉計王室　蔡邕與故郡將子橋伯尉

書云

能專對有智謀

吳書沈珩字仙仲吳郡人少綜經藝善左氏春秋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言曰恃舊盟歸于好是以不嫌渝盟自有預備矣

遺珠一石

蜀志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如一家而西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東益巴邱之兵西增白帝之守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相問權捉預手泣涕而別曰君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矣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石

趙咨使魏文帝善之

吳書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辨捷孫權為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引刀自刺何異蘇武

吳書馮熙字子柔潁川人權之為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

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魏使陳羣誘之陷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孫權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也

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蜀志鄧芝傳曰先主遣芝脩好于孫權權果狐疑芝對曰蜀有負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之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于魏江南之地非大王有也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厷揜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注揜或作艷謂丁厷之言多浮艷也

費禕使吳舉坐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諸葛亮以費禕有俊才宜遣使吳權好嘲戲以觀時人瑯琊諸葛恪羊衜廣陵范慎等各知名皆在坐並發異端之論以難禕禕應機輙對舉坐稱之

陟璆奉使　干寳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

騎士肆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慰

八部從事 晉王導使八部從事之部顧和守君考在數中還同時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得失和獨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為政寧有漏網何緣有所察也

增是人神情爽拔 孔帖云李義琛文成公主貢金遇盜于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

勵節將 又云李紓貞元初為兵部侍郎時誅李懷光兵會河中詔紓宣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

人人便安 又云奚陟貞元八年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水詔陟勞問循慰所至人人便安

平章請行 又云程昇同平章事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

處決平恕 又云馬懷素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

不受厚賂 冊府元龜云班宏為給事中時成德軍李寶臣卒其子唯

岳匿父喪以求位代宗難之乃遣宏問疾且喻唯岳唯岳厚賂之宏皆不受還報合旨

采風謠

方干送崔遺出使江東詩曰九門司諫諍萬里采風謠

守節不屈盡其在我

元盧摯郝經神道碑曰經字伯常世祖即皇帝位詔經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賜金虎符經踰淮館留眞州塹垣拵棘防閑如獄犴介佐而下久于囚羈戚嗟尤怨經語之曰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須忍死以待至元十一年伯顏南伐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之

招撫爭來款附

冊府元龜曰張河初為高祖大將軍戶曹參軍從至賈胡堡令河還鎮并州尋遣慰撫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

賊徒歸附日以千數

又云裴懷古則天時為監察御史時姚嵩道蠻反詔懷古往招輯之懷古申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俘其君而還

承宗遂稟朝旨 又云殷侑為虞部員外郎元和中王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招諭之承宗遂稟朝旨

原廢命私買奴 後漢鄭興奉使私買奴婢左遷蓮勺令

私飲酒　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左傳云云是再姦也

奉使五

原詩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詶南使徐陵詩曰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鐘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

欽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卧漳濱禮酒行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蓋日落晚推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裴訥之鄴館公宴詩曰晉楚敦盟好僑札同心賞禮成罇俎陳樂和金石響朝雲駕馬進曉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篁篠密約岸荷蕖長東帯盡欣娛誰言鶩歸兩　周庾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張旜事原隰負扆報成言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轘轅交歡值公子

展禮覲王孫何以譽嘉樹徒興賦采蘩四牢盈折俎三獻湑罍樽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險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忝西門眷然惟此別風期幸共存　又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垠興文盛禮樂偃武息民黎彖之驅騏驥旌旃事鼓鼙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破隴文瓜熟交塍香穗低投瓊實有意報李更無蹊　陳潘徽贈北使詩曰業定三邊靜時和四海敦行人仍禮籍使者接輶軒賔榮君享燕容

踞我司存既美齊嬰學欣逢鄭産言琴酒時歡會篇章極討論廻旌逗隴左返軸指河源塞榆行隱路津柳稍垂門日沈山氣合潮落水花翻離情欲寄鳥别淚不因猿所可緘懐袖方以代蘭萱 隋盧師道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車莅遠盟幽人重離别握手送征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乗風遡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陸侯持寶劒終子繫長纓前脩亦何遠君其勗令名

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玉二崤至瑞節三秦歸林蟬
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
封植方欣薦紵衣　增唐張九齡奉和聖製送十道採
訪使及朝集使詩曰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首路回
竹符分鎮揚木鐸昭晰動天文慇懃在人瘼　岑參送
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京北覆糧使詩曰霜簡映
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鴛行樽俎成全
策京師聞見糧歸來鹵塵滅畫地奏明光　孟浩然和

李侍御奉使詩曰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檝挂席自生風寮宷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聞白雪唱翻入棹歌中　韋莊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詩曰拜書辭玉帳萬里劒關長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香一身朝玉陛幾日建銅梁莫戀壚邊酒仙宮待侍郎　宋王禹偁送羅著作奉使湖湘詩曰使星躔次入長沙曉別延英去路賒數刻漏中承密旨幾重湖外問皇華山行馬拂湘川石寺宿僧供岳麓茶廻日期君直西掖當階

紅藥正開花　明蘇伯衡送王希暘編脩使交趾詩曰

歷數歸眞主羣方若綴旒外藩湏嗣續當宁重懷柔芝

簡文彌盛茅封禮更優代言欣爾屬將指副予求暫下

層霄去眞成萬里遊宮袍裁白紵廐馬出驊騮望重皇

華使名高好時侯揚鞭隨越鳥祖席贈吳鈎自覺光輝

遠那知跋涉脩幾旬行嶺嶠何處是交州山擁魚鱗集

江分燕尾流墮鳶從跕跕馴鹿自呦呦綠認桄榔浦紅

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蜒户總能舟日上扶桑表天垂

瘴海頭昔聞銅作柱今見蜃為樓㨗葉時交墜沙蟲或暗投由來宣至德直欲重遐陬　高啓送祠江瀆使者詩曰源發岷峩萬里通函香迢遞問齋宫神馳白馬靈光近祝奉元牲禮秩崇驛下換船潮湧日廟前沈璧水迴風重煩使者徼多福南國無疵㮛黍豐　劉溥使回過獨石詩曰邊城二月暗塵沙吹過東風不見花天上玉京旋日騎水通銀漢繫星槎雲中路出高山險上谷營連獨石斜正是旅愁消未得夕陽樓外又鳴笳　謝

榛送李給事元樹奉使雲中諸鎮詩曰瑣闈朝下促飛旌歲暮看君塞上行戍角動人多苦調戎衣走馬半新兵關開涿鹿雲連樹路出蜚狐雪滿城計日楚材封事上君王深見九邊情

原賦陳江總辭行李賦曰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乎開闢垂恩儲祉歷子代之盤盂盛德形容陋周年之弇石月窟向風日域仰澤要荒欵塞諸戎重譯輶軒巡履聲芳亥步旌節經過事高禹跡舉皇華之盡美馳珏

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匹洛陽之才子訪羽儀於廊
廟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之三端賞彫文于四始顧傯
侗于罕志奉朝章于信次天鳳舉而張旃濟龍沙而通
贄敏異季札之聽歌譽乘屬國之銜使懷蘇子之抵掌
憶千秋之畫地願自勵而飲冰揆無庸而棄繻嗟負恩
之無力每若寘于叢棘傒辭東平之樂善再踐承明而
遊息豈異千里之奔踶寧辭一錢之不直諒無期於鴻
漸念有似于蟬翼荷德澤之霈然鑒丹愚之匪飾慚借

譽於琵柱免長徭於蒠極聊暇日以須臾每長吟以鬱紆異金石之能固若草木之分區進學懈於枚葉綿力謝於康衢構伯休之蓬户狎仲憲之桑樞徒悦水而非智庶因谷以為愚恥矯名於周客寧濫響于齊竽奉棲遲以偃仰願太素之不污

增贊明宋濂滕奉使贊曰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

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没令以黄旛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與乃作賛曰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黄旛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鈌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遊帝所淩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賛辭勒在貞碣

增碑　唐張説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曰儀鳳二年十姓

生可汗匐延都支為李遮匐潛搆犬戎傲擾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於芼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絶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則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冊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莅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酋渠連營而誓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觧嚴以反諜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間其無備裹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

一呼鉗遮匐於麾下廓氛祲於地表燀皇靈於天外充國有屯田之頌竇憲有燕山之銘訂兹遠略彼何微也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暝晦引道皆迷因命息徒至誠虔禱徇於衆曰井泉不遠須臾風止氣開有香泉豐草宛在營側往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狄公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

原書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懐遠垂勲西戎即叙前别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

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
令德解仇從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為國
家威靈感應亦實士轂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
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
豈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
於以為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仲
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
珍貴之遺書通心

梁任孝恭為李慶州孟堅使與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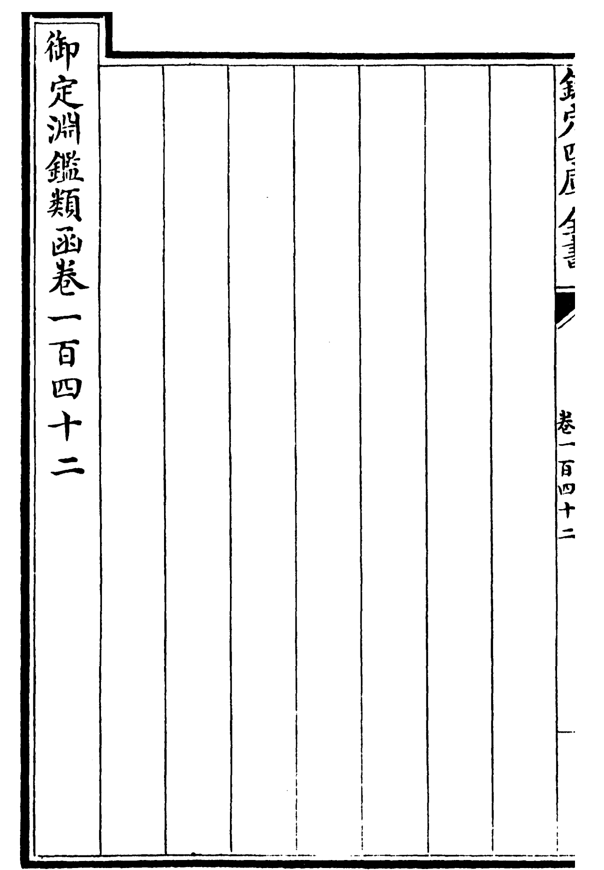
無名書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拔繡通吏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藉譽既深承芳巳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即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禀威儀門勒鐘鼎提戈海岳椎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替膺茲閫外麾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刺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俟高算　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

炊謁舍飄颻辛苦迄屆氊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㩀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種歸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顔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原論　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卧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絶

水火況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瀚海飛沙阜蘭走雪豈
不痛鼻酸心憶雒陽之宫陛雪泣横悲想長安之城闕
直以為臣之道義不為生事君之節生為義盡豈望拔
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旁
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巴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增引宋蘇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曰昌言官兩制為
天子出使萬里外建大斾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
意氣慨然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

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舍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彼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冐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二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三

政術部二十二 使絶域 專命 發使 遇讐

使絶域

原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周流絶

域十有餘年自京師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百有餘
國或逐水草或逐城郭竊經歷之知其習俗始得大蒜
蒲萄苜蓿也　漢書西南夷傳云番陽令唐蒙上書曰
南越王黄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
令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
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
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
中郎將將千人從巴符關入遂見夜郎侯諭以威德約

為置吏　匈奴傳曰天子廵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而留吉遷辱之北海上　蘇武傳曰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

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既至匈奴單于方欲發使送武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常私候勝勝許之會單于出獵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虞常果引勝單于怒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絶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　李陵與蘇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傅介子傳曰介子

以平樂監使樓蘭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封義陽侯　馮奉世傳曰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

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西域傳曰烏孫公主侍者馮嫽常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軍妻右大將軍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乘錦車持節詔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也　段會宗傳曰成帝時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而死漢遣會宗到昆彌手斂擊末振將太子番丘還封關内侯賜金百斤　應劭漢

官儀曰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彬逆單于五原塞

東觀漢記曰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增冊府元龜曰鄭元璹武德中以太常卿使突厥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縶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　又曰鄭元璹貞觀中使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為驗觀其六畜並已疲羸部落皆有菜色而牙内炊飯化為血

谷徼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頃之突厥果敗　又曰陳大德為職方郎中貞觀十五年使于高麗欲窺其國俗每至城邑輙以綾綺遺其官守莫不歡悅大德因謂之曰吾性好山水欲往遊踐其國人信之遂得在道屈曲而行往往見中國人莫不垂涕　又曰裴耀卿為戸部侍郎玄宗開元二十年信安王禕受詔封契丹耀卿為副俄又令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曰齎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為備也乃先期而往一

朝而給時突厥果勒兵誅𣪠比至而耀卿已還　又曰

蕭昕代宗大歷初為國子祭酒使回紇回紇庭詰昕曰

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佐定唐國奈何市馬而失信

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答曰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

爾助為亂犯郊畿及吐蕃敗走回紇悔懼稽顙乞和非

大唐存念舊功則匹馬不出塞矣回紇慚退加禮　孔

帖曰李義琰使高麗其主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

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主詞屈為加禮　冊

府元龜曰崔瑝為監察御史敬宗寶歷元年自鎮武使回鶻延英對問遠地言朕如何瑝對曰四方皆言陛下納諫如流帝大悅賜緋魚袋　又曰陳乂性孤執明宗長興中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人或有獻可于乂宜陳一謳頌以稱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乂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聞者嘉之　四朝國史曰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二年以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于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

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以侑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

又曰張方平神宗時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　名臣言行錄曰王信奉使北國肆射都亭首破的館人駭愕問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乎謂武恭公德用也又妙於筆法儐使有求書與之趨謝曰前無古人後無来者　東都事略曰沈起字興宗奉使契丹至其庭著位與西夏使同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遂升班　宋史曰洪皓番陽人有奇節為大

金通問使至雲中粘罕廹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流遞冷山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爇火煨麪食之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　又曰朱弁婺源人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為通問副使至雲中黏罕使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来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受書

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来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忍飢待

畫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　經濟類編曰元世祖時使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陳日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日燇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與日燇辯論書帝悅解衣賜之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王曰汝所辨者汝事梁曾所辨者吾與汝之事勿以為後也

使絶域二

原暴骨　黥面路温舒請使絶域暴骨方外盡臣下節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以言無可

取漢使王烏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黥面不得入穹廬烏習胡事乃去節黥面單于愛之許遣子入侍後使揚信不去節坐穹廬之外

蘇武典屬國 班超定遠侯 蘇武漢使匈奴十九年不失節歸為典屬國 班超字仲升久在絕域思土上疏願生入玉門關帝從之

終軍請長纓 張騫窮河源 終軍請使拜諫議大夫使南越而請長纓以羈虜 張騫使外國窮河源封博望侯

隨絕域之聘人 領天隅之歸客 千里有不歸之魂 殊鄉有哀苦之事

增長揖 爭禮 冊府元龜曰漢陽郡李瓌武德中齎布帛數萬段與突厥結和親頡利大悅後將復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恨不屈之令日必令下拜瓌知之及見長揖不屈頡利怒留瓌不遣瓌竟不為屈頡利知不可脅始禮遣之 又曰蘇

世長為天策府學士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

齧雪旃　食鐵石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使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孔帖曰和逢堯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請罷和親左右色動逢堯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耶默啜聞曰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脩禮以見可汗為斂髮再拜

閱六歲　要五事

合璧事類曰崔倫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不屈乃還代宗見為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　經濟類編曰寧宗時方信孺使金至濠州紇石烈

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絶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

唐恪撤衛　杜暹埋金 合璧事類曰唐恪牂牁獻地命往撫諭夷人自疑衷甲以逆之恪盡撤兵衛將騎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投兵聽命感泣曰不圖今日得沾聖化　冊府元龜曰杜暹為監察御史玄宗開元中承詔往磧西蕃人齎金以遺暹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絶域不可失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于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往取之

貿易皆絶　賂遺無受 冊府元龜曰歸崇敬代宗大歷初為倉部郎中充冊立新羅王使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崇敬一皆絶之東夷稱重其德　又曰郭崇韜自莊宗為晉王時為中門使李存審收鎮州帝命崇

韜慰撫之或有以珍貨賂遺者崇韜都無所受但以書籍數千卷歸

擁節不屈　騎棟人以觀

冊府元龜曰陳行馬為吉州長史往吐蕃大臣欽陵使行馬拜伏行馬擁節不屈　四朝國史曰許將字仲元奉使契丹居人騎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

有死而已　不和無害

東都事畧曰辛仲甫字之翰太平興國初奉使契丹問党進何如人仲甫曰國家異人間出党進何足道哉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承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不能屈　又曰孔道輔使契丹契丹主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

蔣儼置窟室　鄭權乘肩轝

冊府元龜曰蔣儼貞觀中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曰主上雄畧華夷畏威小番豈敢圖使者縱其凌虐亦吾死所也遂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于窟室脅以兵刃終不屈撓　又

曰鄭權為左散騎常侍穆宗長慶二年為回鶻告哀使帝以權當歷顯位器質魁偉有詞辨故任之權辭疾不免乃來肩舉涉磧至虜庭詞氣不撓得使臣之體

錄風俗物產 知山川道里

孔帖曰韋洪機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裙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 東都事畧曰劉敞字原父奉使契丹敞博聞強記素知虜山川道里虜自言北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敞聞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都何不道彼而道此虜相顧驚愧

絕割地之議 拒增幣之請

東都事畧曰曾利用景德初契丹南牧真宗親御六軍契丹有求和之意以利用使于兵間真宗曰契丹求關南之地當以理絕之利用對曰虜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利用見虜果首及關南地利用曰割地之議死不敢聞虜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 又曰富弼仁宗

朝使契丹既至虜專欲增幣曰南移戎書當曰獻否則曰納粥爭不可聲色俱厲於是留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獻納粥奏曰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

子壻豈可稍倨　公主豈宜先往

册府元龜曰鮮于叔明肅宗乾元中為司勲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接禮稍倨叔明離位責之曰可汗大唐子壻豈可恃功而傲乎可汗改容加敬　又曰胡証為金吾大將軍穆宗長慶二年送太和公主入蕃去回鶻可汗牙帳尚信宿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公主先從他道去証曰我奉天子詔送公主以授可汗今未見可汗豈宜先往使乃止

焉可追論新羅　豈得不厚回鶻

册府元龜曰相里元奬貞觀中為司農丞使高麗謂蘇文曰主上令高麗罷兵勿擊新羅蘇文曰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地五百里自非反地此兵恐未能已元奬曰往事焉可追論如遼東諸城

舊並中國郡縣高麗必求本地中國亦須復疆宇國家尚且不言高麗豈得違命　又曰劉元鼎穆宗長慶初為大理卿使吐蕃見其都元云回鶻小國也而唐國待之厚于我何哉元鼎云回鶻于國家有救難之勳又不曾侵奪分寸豈得不厚

使絶域三

原周禮夷使四夷之使　漢令没蕃田令因王事落蕃未還有親屬同居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充給即身死王事者子孫雖未成丁亦不追戰傷人篤疾亦不追咸聽終身也

增容儀閑雅冊府元龜云豆盧寬太宗貞觀中為殿中監使於突厥寬容儀閑雅詞旨可觀突厥甚敬憚焉

招𩦺鞨又云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往招慰𩦺鞨渤海郡王大祚榮

喻國威信 孔帖云婁師德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師德奉使收敗亡于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

遠近疆界立談悉定 唐張說鄭宸行狀曰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覲令報命至境上與賛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之賛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金而還公悉以進上

番人大獻琛賫 冊府元龜云韋倫德宗建中初為太常少卿使吐蕃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家威德番人悅之大獻琛賫

清儉謹慎 又云闞播德宗貞元中為刑部尚書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使來往皆清儉謹慎番人悅之

復命還金吾 又云柳晟為檢校工部尚書憲宗元和初充回鶻弔祭冊立使復命遷金吾大將軍

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 文獻通考云元和十

二年敕入番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皆例使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告取貲以備私覿非典法故革之

慕蘇武 孔帖云崔敎禮回紇述度為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敎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出疆專對 冊府元龜云于頎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時論以為有出疆專對之能

辭鳳闕到雞林 劉禹錫送源中丞詩云面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遠而有光華 白居易裴通制云授冊與節臨軒遣之庶乎遠而有光華且使絕俗殊鄰益敬吾使也

張薦三使 彙苑詳注云唐張薦字孝舉占對詳辦三使絕域

鴂舌問三蘇 蘇軾送子由使契丹詩云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鴂舌問三蘇

驛騎凌風雪 又云不辭驛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

玉節郎 又送王敏仲北

使詩云衔風振河朔飛霧失太行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

各從本朝歷名臣言行録云蘇頌充北朝生辰使在彼中過冬至本朝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答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為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歷可也彼深然之

顧

速加兵經濟類編云孝宗時湯思退奏遣魏杞如金議和稱姪大宋皇帝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金館伴張恭愈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金君臣環聽恭竦

祖寢一室元姚燧總管張公墓誌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貢安南至其國詰王曰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王猶倔岍海徼自矜尊高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

萬之師再月可至王使力士白刃環衛公乃祖寢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

使絕域四

增詩元陳旅送趙子期使交趾詩曰曉日承恩紫殿深都門祖道馬駸駸上書不奉唐蒙策歸橐寧將陸賈金露入珠盤鮫室白苔生銅柱象崖陰為君臨水歌黃鵠天北天南萬里心　袁桷安南行送李景山侍郎出使曰輶軒使者安南來紫泥封詔行風雷濕雲翻空海波立鐵網山裂狂蛟摧神京煌煌鎮無極火鼠燭龍窮髮

北彈丸之地何足論蚯蚓為城霧為域瘴江如墨黄茅
昏羣蠻渡江江水渾千年白雪不到地十月青梅猶滿
邨赤脚摇脣矜捷鬭竹箭藏蛇雜猿狖崛強爭誇井底
蛙低佪自比泥中獸龍飛天子元年春萬邦執壁修臣
隣朱干玉戚廣庭舞笅問銅柱今何人君不聞重譯之
人越裳氏有道周王輸白雉又不聞防風之骨能專車
神禹震怒行天誅李倈桓桓水蒼珮舌本懸河四方對
後車並載朝未央稽顙九拜乞取金印歸炎荒　明曾

祭陳員外奉使西域周寺副席中道别詩曰漢家郎官頭未白扈從初為两京容忽逢天邊五色書萬里翩翩向西域腰間寶劔七星文連旌大旆何繽紛解鞍夜卧營中月攬轡朝看隴上雲黄沙斷磧千廻轉玉關漸近長安遠輪臺霜重角聲寒蒲海風高弓力軟玆行騎從歷諸蕃氊帳依微絶漠間残烟古樹羌夷聚遠火荒原獵騎還蕃酋出迎通漢語穹廬蒲萄酒如乳舞女爭呈于闐妝歌辭盡協龜玆譜當筵半醉看吴鈎上馬便著

金貂褒山川遥認月支窟部落能知博望侯草上風沙亂驟眉邊頭日暮悲笳咽行窮天盡始回轅坐對雪深還伏節歸来雜遝宛馬羣立談可以収奇勲却笑古来征戰苦邊人空説李將軍

增序唐韓愈送殷員外序曰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于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来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

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朕之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別離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

不足用于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專命一

原越境　收邑 傳卿非君命不越境　孟嘗使魏子收邑三萬不致曰有賢者轉假與之矣後受施者自刎明孟嘗不反也

遂盟　矯制 公羊傳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遂事也使者受命不受辭　馮奉世陳湯矯制詳武功矯制

聞卒乃還　不至而反 傳士匄侵齊及穀聞齊侯卒乃還禮也　嫌其不待君命為失禮故明言其禮又善不伐喪也　汲黯字長孺上使視東越相攻至吳而反曰越人相攻不足辱天子之使

使作徒衣　難從膠柱 鍾離意字子阿部送徒詣河內時寒徒病不能行意移縣屬縣使作徒衣縣上狀意亦具聞帝善之　行

人將欲敗謀難從膠柱

徐偃鼓鑄 汲黯發倉 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劾至死偃以春秋之義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詔終軍問罪詰曰古者諸侯國異俗百里不通故有不受辭專可之宜今萬國為一天下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在國家不足為利害而以安社稷為辭矯作威福以千名譽罪重而所就小偃即死 汲黯下詳奉使四

義有隨時 恭無專命 使者誠為擇利 或人未可與權 苟叶盡忠之節 難科專造之辜 違命折券尚不論辜 矯制發倉猶聞釋罪 馮諼汲黯 增權知軍務 襲取歸安 冊府元龜曰孔巢父德宗時為給事中魏博宣慰使田悅背叛久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田

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揺動遂搆謀劫悅稟命巢父巢父因以衆意令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

又曰周李至為贊善大夫世宗將用師于西南用至為轉運判官行次永興為人所訛欲襲取歸安鎮乃先以其事白于永興節度使王彥超超素知歸安路險深不之許至稱奉密旨彥超無以阻之既入山行數百里蜀寇奄至軍士多死遂為其所擄焉

專命二

原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增及

諸侯盟 左傳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

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猶柱不可書 韓詩外傳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猶柱之不可書也

原受賂折脇 范雎從須賈使齊齊王賜金須賈以告魏齊齊以雎告國陰事得金擊雎折脇拉齒

受金失官 司馬相如受金失官

增救危除患 劉向來使篇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專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

不返者謂出使道開君親之教也

殺使一

原楚執蹶由以釁鼓　宋殺申舟于假道楚伐吳使弟蹶由犒師楚靈王執之將以釁鼓　舟使齊假道于宋宋殺之　楚子執解揚　馬超殺閻温上詳奉使一　魏閻温字伯儉時馬超圍冀城急州遣温密出告救于夏侯淵為超所獲超令言于冀城云東方無救温偽許之乃將至城下曰淵軍三日至勉之勉之遂殺之　寇恂斬皇甫文　諸葛殺劉整鄭後漢寇恂字子翼擊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欲斬之諸將以為不可恂不聽斬之峻即日降諸將問之恂曰文峻之腹心殺之則峻亡其膽所以降耳諸將曰非所

及也　劉整鄭為諸葛恪所獲事與上閻溫相類

樂祁不敬雖閒可討之辭　宋樂祁聘晉不敬執之詳廢命

伯蠲無辜終貽非禮之誚　晉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殺之非禮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增何謂勑耶　安可臣哉

冊府元龜曰顏真卿為太子太師建中末李希烈陷汝州宰相奏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真卿見希烈送于龍興寺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伏誅希烈聞之怒乃使閹奴殺真卿先曰有勑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人何日發長安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謂勑耶遂縊殺之　下詳奉使一

殺使二

增遮殺漢使 漢書云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

國難不能死非人臣 冊府元龜曰吳淑章敬皇后弟也建中初為左金吾大將軍時涇原兵叛德宗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淑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泚逆謀已決害淑于四方館之前

不止素服 又云孔巢父為給事中興元二年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奉使宣慰既傳詔旨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曰太尉盡無官矣遂害巢父德宗聞而驚悼之

屏語移時 孔帖云李師道使劉悟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為用悟從營潭趙魏師壁阿井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

為念生所害冊府元龜曰魏崔士和為中散大夫武定末蕭寶夤在關中以士和為督府長史時莫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撫慰為念生所害

蠟書來孔帖云周世宗征淮李景懼遣孫晟奉表言景願割六州之城世宗已取滁揚諸州因留使者會李重進以景蠟書來多作周過惡由是發怒曰安得此言亟收晟下獄殺之晟臨死神色怡然

殺使三

增行狀明鄭濟翰林待制王禕行狀曰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

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土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禄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托克托徵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固匿公于民間托克托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托克托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

訖汝元命我朝寔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廹脇為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

遇讐

原不鬬　遂入禮記子夏曰居昆弟之讐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

魯使敬叔弔滕伯惠伯為介及郊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懿伯惠伯叔父也忌怨也惠伯不以私害公故遂入

非忠　不弟傳以私害公非忠也　居兄之仇避為不弟

見讐不殺雖類寬身　受命而行亦宜獲考

傳不可以見讐而不救下臣獲考獲考謂事得戚　皇華奉命　白刃相讐　未捨則崇讐　報爲廢命　與夫失節　寧其斷恩　復命於飲氷　寧報讐於劘刃　奉辭成命必念解揚之忠　損怨避仇宜寡趙喜之怒　虐我則讐誠謂一之已甚　銜君之命且宜兩不相傷